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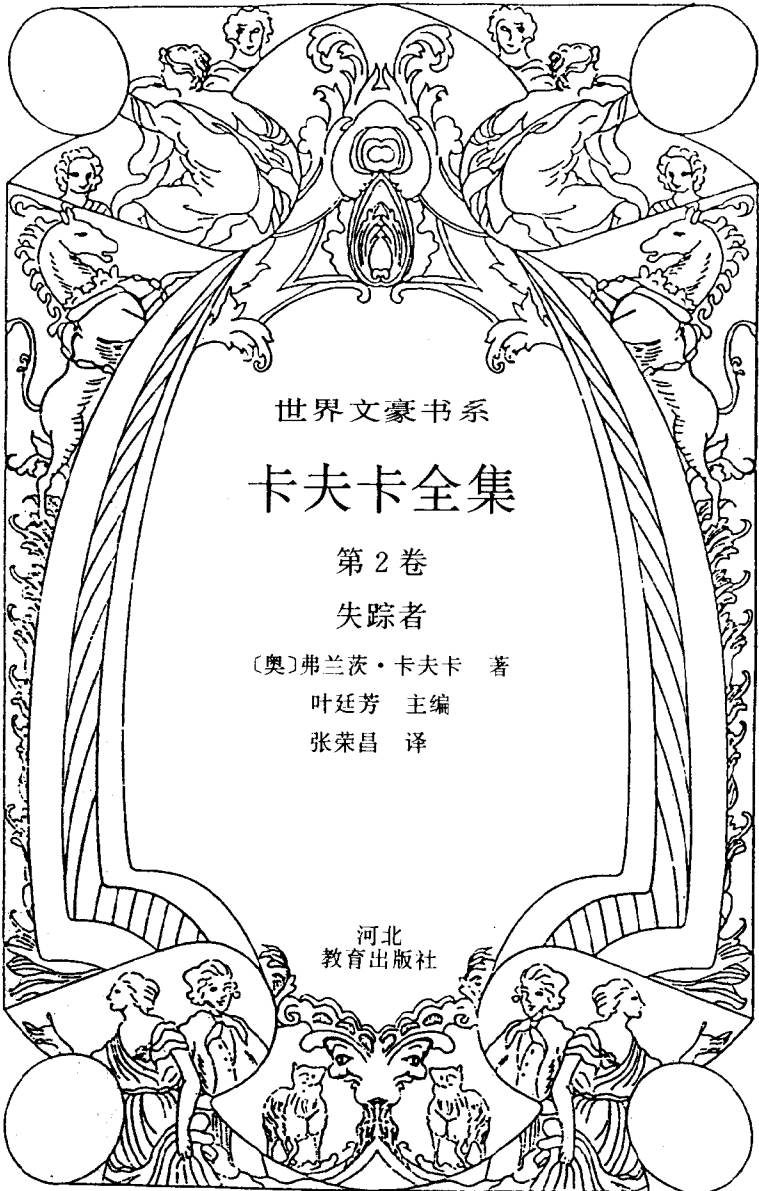


2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WENHAO
SHUXI

卡夫卡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卡夫卡全集

第2卷

失踪者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叶廷芳 主编

张荣昌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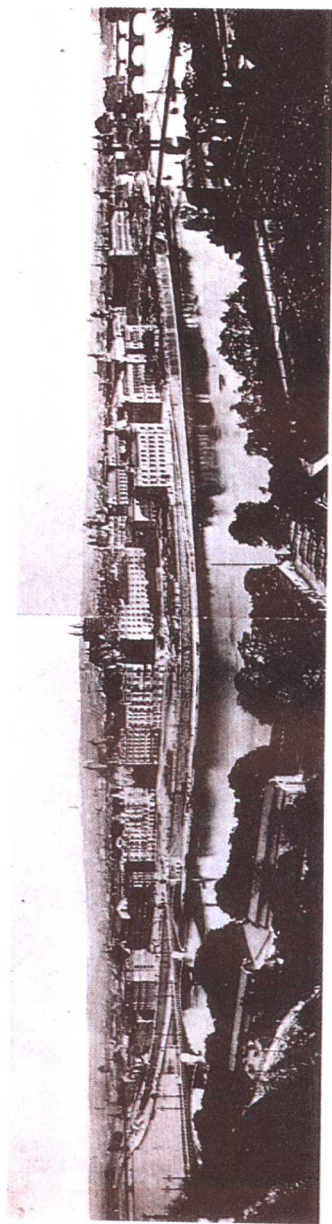
河北
教育出版社

《失踪者》(即《美国》) 马克斯·勃罗德
编, 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 法兰克福/美
茵, 1982

Der Verschollene. Herausgegeben von Max
Brod,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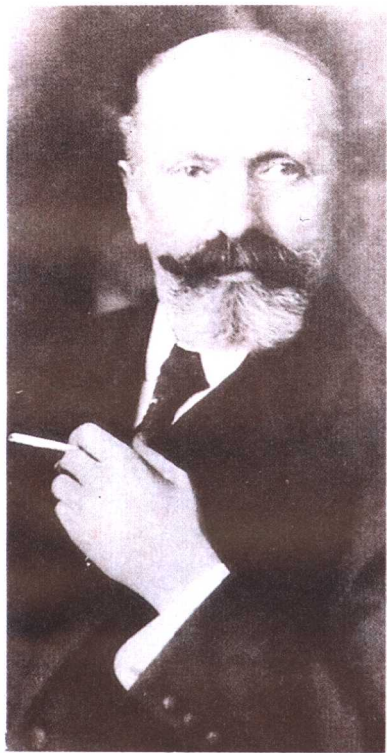


30 岁，写《失踪者》时的年龄



写《失踪者》时的布拉格景观

布拉格一瞥，卡夫卡的家住在尼克拉斯大街96号（有“×”处），从1907—1913，卡夫卡的《判决》、《变形记》、《司炉》都是在这里写出的



卡夫卡的舅舅、单身汉 A·略韦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董事长



前排左起:母亲、父亲、姨妈

后排左起:舅舅西格弗里德、理查及其妻子

编者前言

《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一译《生死不明的人》)，又名《美国》(《Amerika》)，是卡夫卡在创作上进入旺盛期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12年至1914年。这期间，作者的艺术个性似还未完全定型，所以打算写一部狄更斯式的小说(“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的确，就作品的内容看，或者就作品所描述的现象看，比如贫富悬殊、劳资对立、党派斗争等，颇像狄更斯的小说。但这时的卡夫卡已是写出了《判决》、《变形记》等作品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已经显露出来的艺术特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亦已无从“掩饰”，例如，主人公的被抛弃与被损害的境遇，他的孤独感与陌生感以及环境描写中的怪诞情趣等等。因此，这部作品在卡夫卡创作整体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书中的第一章即《司炉》，作者曾将其抽出单独成篇，作为短篇小说发表，可见作者对其珍视。关于这一点，还可参阅马克斯·勃罗德写的本书后记。

像卡夫卡后来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样，《失踪者》也没有写完，是出于作者的一种美学主张，还是出于对自己努力的一种否定？这始终是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作者晚期在给其挚友马克斯·勃罗德遗嘱中，这部作品亦是无例外地要予以“付之一炬”的文稿之一。幸亏这位朋友是一位有眼力的作家，他

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卡夫卡的“最后的请求”，将他的遗稿一一加以整理发表。继《诉讼》和《城堡》后，这部《失踪者》于1927年作为单行本顺利出版。无疑，作为原始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其中也难免渗入少量的主观意图，比如根据自己对朋友的深切了解，尽可能使作品符合朋友的“可能的意图”，恢复那些被作者自己删除的部分。

本书存在两个书名：卡夫卡生前没有去过美国，但他对那里的民主制度很感兴趣，也经常提到他的“美国小说”。勃罗德根据这个理由把这部小说题为《美国》。但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它时又称《失踪者》。1994年11月由德国费歇尔出版社出版的此书即以后者为书名。这个译本亦照此起名。

本书译者张荣昌教授毕生专攻德语，造诣很深，并且有了大量的翻译经验，他的译文在原意表达的准确性上是靠得住的。

叶廷芳

1995年春

目 录

司 炉	(3)
舅 舅	(32)
纽约近郊乡村别墅	(46)
通往拉美西斯之路	(81)
西方饭店	(108)
鲁滨孙事件	(133)
避难	(172)
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	(226)
附录 1 残稿	(247)
附录 2 原出版者后记	(263)

失 踪 者



司 炉

十六岁的卡尔·罗斯曼受家里一个女仆的引诱，而且这女仆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因此他被他可怜的父母送往美国。当他乘坐的船只徐徐驶入纽约港时，他一眼就看见了那座久已受到注目的自由女神雕像，它矗立在突然强烈起来的阳光下。女神持剑的手臂像是猝然伸向天空，她的身躯周围吹拂着阵阵清风。

“好高呀！”他暗自思忖，因为根本就没想到要下船，所以就让他身旁经过的越来越膨胀的提着行李的人汇成的人流慢慢挤到了甲板上的栏杆旁。

一个与他在旅途中有过一面之交的年轻小伙子一边从他身旁走过一边说：“喂，您还不想下船？”“我这就下船。”卡尔朝他笑笑说，说罢便顽皮地把箱子举到肩上，显出自己是个强壮的小伙子。可是正当他眼看着他的熟人轻轻挥动着木棍随同他人一道离去的时候，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雨伞落在下面船舱里了。他马上叫住那个熟人，求他照看一下自己的箱子，那人似乎并不怎么乐意。他察看着周围情况，熟悉一下回来的路，便匆匆离去。不巧，大概是为了送客上岸的缘故，他发现底舱里那条本来可以使他少走不少路的过道头一次被堵死，便不得不穿过曲里拐弯的走廊，穿过一间只放着一张孤零零写字台的空

落落的房间，费劲地寻找那一层又一层的楼梯，直至他确实完全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条路他只走过一两次，而且都是跟着好多人一起走。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而且由于他看不见一个人影，只听见头顶上成千入脚步擦地时发出的沙沙声和从远处传来机器终于停止运转时发出的好似一种喘息的声音，他便随着寻路脚步之所至，不加思索地对着随便一扇什么小门敲了起来。

“门开着呢。”屋里有人喊，卡尔舒了一口气打开门。“您为什么这样发疯似地敲门？”一个彪形大汉问，他几乎瞧都没瞧卡尔一眼。透过船舱里什么地方的一扇天窗，一束混浊的、被上面的烟雾和灰尘弄得昏暗不堪的光线落进这间凄凉的舱房。舱房内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沙发椅和这汉子挨在一起站着，活像入库的物件。“我迷路了，”卡尔说，“乘船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现在才知道这艘船大得了不得。”“可不是，您说得对。”大汉有些自豪地说，不停地摆弄着一只小箱子上的锁，他用双手一再关压那箱子，听锁簧扣入的声响。“您倒是进来呀！”大汉继续说，“您别站在门外嘛！”“我不打扰您吗？”卡尔问。“啊，看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是德国人吗？”卡尔还试图确认一下，因为他听说过许多有关新来美国的人受坏人威胁、尤其是受爱尔兰人威胁的事。“是的，是的。”大汉说。卡尔仍还犹豫。于是，大汉猝然抓住门把手，就势把门这么一拉，迅速把门关上，将卡尔拉进房间，拉到自己身边。“我受不了别人在过道上往里瞧我，”大汉说，他又在鼓捣他的箱子，“每个人从旁边走过，都往这里面瞧一眼，鬼才受得了呢！”“可是过道里现在空空如也嘛。”卡尔说，他颇不舒服地挤在床杆旁边站着。“是呀，现在，”大汉说。“说的就是现在嘛，”卡尔心想，“这个人真难说话。”“您躺到床上去吧，还是床上地方大一点。”此人说。卡尔尽量

小心翼翼爬上床去，边爬边大声嬉笑头一次企图一跃而上床的徒劳尝试。可是他刚一上床，他便叫喊：“天哪，我把我的箱子完全给忘记了！”“箱子在哪儿？”“上面甲板上，一个熟人在照看。可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说着，他从他母亲为他这次旅行特意在上衣的衬里上缝制的暗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尔鲍姆，弗兰茨·布特尔鲍姆。”“您急需这只箱子吗？”“当然喽。”“噢，那您为什么把它交给一个陌生人呢？”“我把雨伞忘在下面了，就赶紧跑来取伞，可又不愿意随身扛着箱子。后来我竟然还在这儿迷了路。”“您独自一个人？没有个伴儿？”“嗯，一个人。”“或许我可以求这个人帮帮忙，”卡尔在脑子里转悠，“我到哪儿能马上找到一个更好的朋友呢？”“现在您把箱子也还给弄丢了。雨伞就更甭提了。”此人坐到沙发椅上，卡尔的事情似乎多少引起他关注了。“可是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我才不信呢，”大汉说，使劲搔他那一头短而密的黑头发，“码头变了，船上的风尚也跟着变。在汉堡您的布特尔鲍姆也许会照看箱子，在这儿八成是两样都没影儿了。”“那我可得赶快上去看看，”卡尔说，一边环视四周，看他怎样才能出去。“您待着吧，”此人说，并用一只手朝他的胸脯简直是狠狠地一推，把他推回到床上。“为什么？”卡尔生气地问。“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这人说，“过一会儿我也走，到时候我们一起走。箱子要么已被偷走，再找也无济于事；要么那人把它放在原地了，等旅客统统上岸后，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找到。您的雨伞也是这样。”“您熟悉这艘船？”卡尔怀疑地问，他觉得，在空船上最容易找到他的东西，这个想法在平时令人信服，如今却似乎隐伏着什么麻烦。“我是船上的司炉。”此人说。“您是船上的司炉！”卡尔高兴地叫了起来，简直是喜出望外了，并撑着双肘，仔细端详这个汉子。“我和那个斯洛伐克人同睡一个房间，就在那房间前面

开了一个舱口，从那舱口我可以看到机房里面。”“不错，我就在那儿干活，”司炉说。“我一向对技术感兴趣，”卡尔顺着自己原有的思路说，“假如我不是必须来美国的话，今后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您为什么非来美国不可呢？”“噢，甭提了！”卡尔说，一挥手做了个轻蔑的不屑一谈的手势。与此同时，他面带微笑望着司炉，似乎是在请求对方谅解自己不便说出的苦衷。“事出有因嘛，”司炉说，不太清楚他这么说是让卡尔说出事因还是不要他说出。“现在我可以当司炉了，”卡尔说，“我当什么，我父母现在完全管不着了。”“我的职务快要空下来了，”司炉说，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似的将双手插进裤袋，皱巴巴铁灰色皮裤里的双腿一跃便上了床，想舒展舒展双腿。卡尔不得不朝墙边挪动一下身子。“您要离开这艘船？”“是的，我们今天开路。”“这究竟为什么呢？您不喜欢当司炉？”“噢，这要看具体情况，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并不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也让您说对了，我也是不喜欢。您大概不是真的想当司炉，可是这样却偏偏最容易就当上司炉。我坚决劝您别干这个。既然您曾想在欧洲上大学，为什么您不可以在这儿上大学呢？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强多了。”“这完全可能，”卡尔说，“可是我根本没有钱上大学。我虽然读到过有关一个人的事迹，这个人白天在一家店铺干活，晚上一直学习到深夜，后来成了博士，我想，还当上了市长呢，可是这需要很大的毅力，对不对？我怕，我没有这个毅力。另外，我上中学时功课并不特别好，离开学校时我心里确实没感到难过。这儿的学校也许更严。英语我几乎一点儿都不会。我看，这儿的人压根儿对外来人都有偏见。”“这您也领教过了？嗨，那就好嘛。那您就是我的人啦。您瞧，我们在一艘德国船上，它属于汉堡—美国航线，为什么这儿不全是德国人？为什么司炉长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

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而这狗娘养的居然在一艘德国船上欺压我们德国人！您别以为，”——他喘不过气来，他摇摇手——“我是为发牢骚而发牢骚。我知道，您没有什么势力，本身又是个穷小子。但这家伙欺人太甚！”说罢，他用拳头多次敲击桌子，敲打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拳头。“我在那么多的船上干过活，”——他像说一个词儿似的一口气接连举出二十条船名，把卡尔听得头昏脑涨——“干得很出色，受过嘉奖，是个合乎船长们口味的工人，我甚至在同一艘商船上连续干了好几年，”——他站起来，好像这是他一生的顶峰——“而这儿在这艘船上，一切都得循规蹈矩，用不着动半点儿脑筋，在这里我毫无用处，在这里我总是碍舒巴尔的事，是个懒汉，只配让人给撵出去，拿到的工资是别人的恩赐。您懂这个吗？我不懂。”“您决不要容忍这样的事。”卡尔激动地说。他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是在一艘船的不安全的甲板上、在一个陌生的大陆的海岸上的感觉，在这里在司炉的床上他倒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您找过船长了吗？您向他摆过您的理了吗？”“啊，您走吧，您最好还是走开。我不希望您待在我这儿。您不注意听我说什么，却给我出主意。我怎么可以去找船长呢！”说罢，司炉又颓然坐下，两手捂住脸。

“我没法给他出更好的主意。”卡尔暗自思忖。他根本就觉得，他本来就应该去取自己的箱子的，不该在这里出什么主意，人家还认为这都是馊主意呢。当父亲把箱子永远交给他的时候，父亲曾开玩笑问他：“你能把它保存多久？”而现在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当真已经丢失了。唯一的安慰是，即使父亲查询起来，也无从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一直随船到达纽约，轮船公司能说的无非也就是这句话而已。可是令卡尔感到惋惜的是，箱子里的衣物他几乎都还没动用过，尽管他譬如早就应该换换衬衫